
世界不欠我：在三八線非軍事區脫北者的提醒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冷戰的遺跡：三八線非軍事區

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，東西德由此邁向統一。但在韓國人心中，三八線仍像一道未能癒合的歷史傷口，冷戰的陰影至今未散。最近我有機會親身踏訪這段跨越半世紀的分裂遺跡，沿著那條緊張而脆弱的邊界，我重新思索這片土地和這個民族所承受的歷史重擔。

朝鮮戰爭在 1953 年以停戰協議告終後，南北韓在三八線附近劃出一條約四公里寬的非軍事區（DMZ），成為全球軍事緊張度最高、卻同時維持近七十年相對穩定的邊界。過去遊客可以進入板門店的共同警備區（JSA），近距離看到南北韓士兵對峙的現場。然而，一名美國士兵在 2023 年突然跨越邊界走入北韓，事件引起國際震動，出於安全考量，其後板門店的觀光全面暫停。

三八線一帶也曾出現象徵南北合作的希望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於開城的工業園區，其合作模式是由南韓企業投資，北韓勞工進入園區工作，這地方曾經被視為兩韓經濟交流的示範。然而，隨著政治局勢反覆，工業園區最終於 2016 年全面中止運作，在邊境瞭望台上我用望遠鏡觀察那一片沉寂廠房，這提醒人和平與合作的希望是那般脆弱。

滲透南韓的秘密隧道

非軍事區的另一段歷史則與安全威脅密切相關，南韓自 1970 年代起陸續發現北韓為滲透南方而挖掘的秘密通道，至今確認的共有四條，每一條都延伸至南韓境內不同位置。當天我們下潛進南韓境內的第三地道，這是一條由北韓暗中挖掘、用於突襲的秘密通道。這條隧道於 1978 年 10 月被發現，當時軍方根據一名脫北者提供的情報，確認隧道已經向南延伸，並深入到停戰線與非軍事區的南側約 435 公尺處。

整條通道長約 1.6 公里，中間穿過深約 73 公尺的岩層，寬約 2 公尺、高約 1.95 – 2 公尺。它的設計被認為可容納大規模兵力與輕武器，理論上北韓若啟動這條路線，可在極短時間內將大量部隊通過這條地下路徑潛入南韓。如今這條隧道已成為對公眾開放的觀光景點，但遊客仍受到嚴格限制，例如禁止攝影、只能在指定區段進入。這條隧道是一個活生生的提醒：表面上雙方已經休戰，而且斷斷續續進行合作與談判，但暗地裏卻仍然危機四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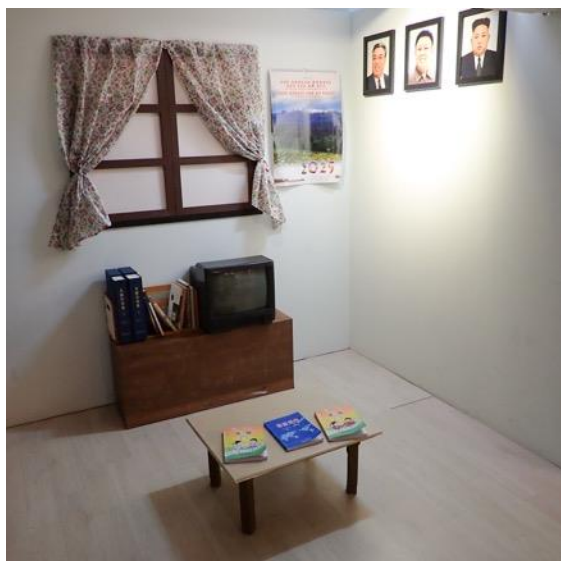


此次旅程有兩位導賞員，其中一位是一名年輕的南韓男子，他身形結實、氣息爽朗，是南韓典型的青年模樣。畢竟在這個國家，所有男性都必須完成約十八個月的兵役，多半都鍛鍊得相當壯實。他笑說自己每天跑十公里，以為體力無虞，但每次出入第三地道依然覺得吃力。那一刻我原本還以為他誇張，直到我自己沿著陡坡和低矮通道走完全程，才深刻明白他的意思。

在那條隧道裡面，狹小的岩壁充滿壓抑感，由於頭頂是岩石穹頂，故此進入隧道的訪客必須戴上安全帽，雖然我已經盡量彎腰或者側頭，但有幾次仍然撞到岩石的頂部，有一次甚至撞得整個安全帽飛脫。雖然外頭是刺骨寒冬，隧道內卻悶熱濕濕，空氣在岩壁間幾乎不流動。當我終於重新踏回地面時，我已經汗流浹背，呼吸沉重得像是替自己伴奏。那種反差讓人意識到，這段地下旅程雖然短暫，卻真實呈現出當年軍事對峙下的緊張，每一步都讓人感受到這片土地的歷史重量與和平的脆弱。

與脫北者的面談

這次行程中最深刻的部分，是與一位脫北者的面談。直到 2024 年，已有 34,314 名朝鮮居民成功抵達南韓，而去年仍有 236 人冒險逃離北方。眼前這位分享者曾是北韓的護士，她從小熱愛運動，但她說自己的人生軌跡由政府全盤規劃，個人根本無從追尋興趣或夢想。她提到，北韓的日常生活受到嚴密控制，人民只能接觸官方核准的傳播媒介，任何試圖了解外界的行為，無論是偷看韓劇、收聽南韓廣播、或接觸外國資訊，都可能構成重罪。她告訴我們，在某些情況下，若被發現持有或播放外國影視內容，尤其是南韓的電視劇，可能會遭到極嚴厲的懲罰，最高甚至可能被判處死刑。



雖然她的敘述帶著沉重的語氣，但國際上也確實有紀錄支持她所說的內容。2020 年北韓通過《反對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》，其中第 27 條明確禁止人民持有、觀看或散布南韓影視作品、出版物或錄像。法律文字對於「散布者／輸入者」的處罰尤其嚴苛，部分脫北者證詞甚至提及極刑的可能性。另外，2025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（OHCHR）最新報告指出，北韓近年確實曾因散布或分享外國電影與影視內容而執行死刑，反映政府對外來資訊的恐懼與極端打壓。至於「僅僅觀看」是否一律

會遭受這樣的懲罰，學界仍存一定爭議，但整體環境確實如她所描述，外來資訊始終伴隨風險。

她也談到北韓生活的另一面：物資匱乏、醫療資源短缺、電力供應不穩。作為一名醫院護士，她多次在停電中工作，有時甚至要靠蠟燭照明完成手術，許多人因此錯過治療時機而失去生命。許多研究報告到印證她的說法，例如2020年一篇在《衝突與健康》期刊發表的論文指出：在北韓若果沒有政治或者經濟特權，病患者都難以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，即使病人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。

種種不快的經歷讓她逐漸下定決心離開北韓。為了逃亡，她付出了約 3,000 美元，途經邊境偷渡到泰國，再輾轉抵達南韓，然後開始全新生活。她說南韓社會給予她很多支持，使她得以迅速適應。她也曾試圖幫助仍在北韓的家人離開，不幸被當局察覺，家人因此遭到處置，如今已不在人世。她說出這段時語氣平靜，但那種壓抑的悲傷比任何情緒都更濃烈。

世界欠了我嗎？

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「反見證」，但每一次仍然令我深受震撼。年少時，我曾經看過許冠文、許冠傑的喜劇《鬼馬雙星》，其中一幕許冠傑抱怨自己「生不逢時」，說道：「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欠我很多。」坦白說，在少不更事的年紀，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感覺。那時我們一家幾口擠在狹小的房間，家境拮据，我連一件玩具也沒有。看著美國電影裡那些擁有獨立房間、滿屋玩具的小孩，我心裡難免生出羨慕。

然而，當我日後逐漸了解到在世界另一端，有數不盡的人正被迫在飢餓、恐懼與不自由裡掙扎生存，那些早年的抱怨忽然變得微不足道。我才明白，原來世界並沒有虧欠我什

麼；相反地，是我一直蒙受着世界的善意與庇護，只是年輕時未曾自知。今天再聽到脫北者的故事，我更深信自己不是被世界虧欠的人，而是一個擁有太多、卻仍需要學習如何回饋社會的幸運者。

2025年12月1日

原載於香港《有情無國界》

[更多資訊](#)